

流年杂履





目 录

1	黎明前
4	灰色时期
7	狼吃人
9	拉锯
13	决战
15	北避
18	西躲
23	玩伴
28	回乡
31	小学
38	老屋
45	小河
50	一片汪洋都不见
52	娘娘庙会
56	走进大石桥
62	故乡三日行
76	我的第一篇文章
83	大学生活的非常纪事
93	“大泉留影”题照

95	毕业分配
99	进修班的流产
103	中学任教
106	风暴骤起
112	心向韶山
116	沉痛的回忆 不绝的思念 黑色日子 苦难历程 磨合出真情 后事
143	祭怀
145	冬青祭
148	七律·怀念
150	无题 ——于戊子岁末 己丑年到来时
151	梦
153	又逢白露
154	横祸
159	哭加林
163	听歌忆友总关情
168	倾情“万泉”忆师友
171	关于文艺的真实性
174	“暴露阴暗面”与作品的生命力
176	序《艺苑拾零》
179	泛美学是对美学研究的深化
182	美学：向现实靠拢
185	从“布老虎丛书”的策划谈—— 发展严肃文学的新思路
187	《焚膏集》序

190	美华和他的《中国之旅》
193	现实主义的生命力
195	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
197	书缘·情缘
200	读《交锋》
203	重奖辩
205	消费观的泛化
207	废电池引出的话题
209	把历史留下来
211	为“书生气”一辩
213	老龄者的咏叹
216	切莫兜售荒唐
218	“玩物丧志”辩
220	闲话恐怖
223	选择艰难
227	爱心托出童心
230	闲话“风味”
232	《三国演义》——史诗性的文学巨著
254	《三国演义》中的“桃花源”
256	《三国志》是别具一格的史志
261	图书出版在市场竞争中的定位
273	从“儿童不宜”说起
275	关于杨家将的故事
277	晶莹闪光的美好心灵
279	凛然正气贯长虹
281	谈《血疑》中的多加子
284	愿这里永是一方净土
286	要写出民族魂来
289	失当与真实

291	反思历史 激奋爱国情怀
294	成也爱情 败也爱情
297	闲话大片
300	好看，还要有味儿
303	一粒晚熟的种子
306	说长道短
308	我看《太平天国》
311	一部新电影 一个旧话题
314	《色·戒》——人性的怪胎
317	从《阿凡达》落败奥斯卡说起
320	二十个小时飞行
324	旅馆
328	神秘的书展
331	美丽的旧金山
337	这就是好莱坞
340	昼夜失序的拉斯维加斯
345	富人区里的美国人
349	亚特兰大之行
352	感受华盛顿
355	又老又新的纽约
359	访美归来话交流
363	出访新加坡
365	圣淘沙
368	新加坡河
370	牛车水
373	符拉迪沃斯托克通关记
380	愉快旅途的尴尬事
	海关难通
	导游小姐骂人了

		“宝马”尥蹶子 被困候机室
386		吃槟榔
389		踏游桃花潭
392		登仙人台
395		万龛千窟麦积山
398		与天韵共舞
403		天下第一武侯祠
406		桂河大桥
409		想起“那个啤酒屋”
414		影视理论的双向拓展 ——《影视艺术的审美与欣赏》简评…… 高 楠
416		一部“导航”式的力作 ……………… 王世烈
418		后记

黎明前

我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五个年头出生的。我第一次见到日本人大约是在五六岁或七八岁的时候。那可能是在秋季的某一天，我们正在当街玩耍，见两个穿黄军装的人走进东院刘烈源家，我们很好奇，就和几个小孩子也跟了进去。这两个人已不怎么年轻了，头戴战斗帽，身穿呢子军服，脚穿高靿皮靴，腰挂大战刀，一看就是军官。他们站在院子的石磨旁，咕噜着什么。这时二大娘从屋里走了出来，两个人又哇啦了一阵子，原来他们是问哪里有做豆腐的，他们是看见院子里的石磨才走进来的。二大娘连比画带说地告诉他们这里没有豆腐，他们就走了。从这时起，我才知道，日本人来了。

过了不久，又看见在西线道（哈大道）的这边搭起了好几排马架式的工棚，接着来了好几百“勤劳奉仕”，他们就住在这些工棚里。听说不久有的人就死了，据说是水土不服。后来又有人说在半夜里听到从工棚里传出喊叫声，是冤魂的哭叫。说法越来越多，越说越玄，听来叫人发瘆。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日本人要在这里修飞机场。很快机场就修成了，因为有一个下雨天，日本人从村里叫了不少人，说是帮助推飞机，我也好奇地跟去了，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停在跑道上。这是一个不大的机场，狭长的跑道只是用土夯实了，没有打水泥，好像是临时用的机场。那架飞机据说是出了故障才着陆的，只有一个飞行员。飞机已经无法发动，要大家把飞机推到离机场不远的桥台铺村去。飞机虽然不大，但道路泥泞难行，大家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飞机推走了。



金色夕阳

出版工程

在村子后边的砾石山村，日本人还圈了很大一块地，盖起了房子，运来了很多东西，至今我也说不清楚那里是工厂还是仓库，好像从那里传出过机器的声音，反正看守很严密。听说村里有一个人去那里偷东西被打死了。我只去过那里一次。有一年，不知为了什么事，日本人在那里搭起了戏台唱戏，要周围村里的人都去看，我还记得，那天唱的是武戏，有人说这是《铁公鸡》。

在村西头，有几栋木板房子，那是干什么的，我至今很模糊，只知道那里住着一些日本人，有一间房是日本浴池。听说日本人是男女同浴，都很好奇，有时偷偷溜到那里，趴在窗上往里看，可窗帘遮得很严实，什么也没有看到。

一天，我们看见，就在这个浴池旁边的柱子上，绑着一个中国人，上身衣服被扒光。那时正是炎热的夏季，太阳火辣辣的，那个人被晒得已经奄奄一息了。隔了一天，我们去看，那个人还绑在那里。再过一天，人不见了，有人说，那个人死了，有人说放了。据说，他是因为把日本人埋掉的死马扒出来被抓住的。日本人的狠毒，在我童年的心灵里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

过了不久，又传来了很坏的消息，说日本人要并屯，我们这个村也包括在内。大家听说后，人心惶惶，都不知道要把我们赶到哪里去。人们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等待着，都预感到这是一场灾难。但是，一天天过去了，再也没有传来这方面的消息，反倒传来了“日本人不行了”的说法。对这，人们虽然很高兴，但也是半信半疑，而且不敢公开议论。终于有一天，传来了日本人“打败了，投降了”的消息，更有人说得有鼻子有眼，看见日本人把枪和刺刀往井里扔，而且正在烧东西。这些消息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人们却注意到这几天日本人不露面了。一天晚上，我们站在屋顶上向北望，看见那里闪着火光，冒着浓烟，大家猜测，难道日本人真的开始烧东西了？过了一两天，看见“二鬼子”（人们对为虎作伥的朝鲜人的蔑称）到村里来卖黄军毯，毯子上有火烧的痕迹。从他们嘴里得知，日本人把成捆的新军毯都烧了，他们是从里面抢出来的。这下子人们全明白了，日本人真的败了，大家自然很高兴，但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于是只好等待，但谁也不清楚等待什么。

日本人投降后，后街有个叫王恩茂的人，从废弃的水井里捞出了日本人扔下的上百把刺刀和枪栓枪筒之类的武器，证实了人们当年的猜测。

日本投降后，飞机场旁边的马架式的工棚依然还在，那是日本人当年为抓来的“勤劳奉仕”搭设的住处，但是已经没有人理它了。由于当年曾经有过神秘的传说，村里人说一到半夜工棚里就传出瘆人的吼叫声。我和一些孩子常常怀着一种探险的好奇心要看个究竟。每座工棚都很长，里面搭着对面铺，人们可以从两边进出，一到门口，一股发霉的潮气立刻扑面而来。我们卷起裤腿，从这头飞快跑到那头，这时再看腿上，落满了黑黑的跳蚤，我们再迅速地扑打掉。这纯属是孩子式的恶作剧，但今天看来，我们的同胞就是在这样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为日本人充当奴隶的。有很多劳工死去了，说是水土不服，其实是劳累折磨致死。我们应当牢记民族恨。



余光中

出版工程

灰 色 时 期

日本人失败了，但谁都不知道日本人哪里去了。既没有听到枪炮声，也没有看见日本人是怎么走的。总之，这里的老百姓是没有人管了。一向习惯于被人管的中国老百姓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陷入茫然之中。

有一天，忽然听说俄国人来了，有人叫他们“老毛子”，有人叫“大鼻子”。由于人们久居山乡，当时还不知苏联红军的事，所以用了这样不恭的称呼。“老毛子”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谁也说不清楚，总之是来了，而且只有一个人，端着转盘枪守在原来日本人占领的地方。那里有日本人留下的很多物资。人们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试探着，发现似乎并没有什么恶意，于是人们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有人还经常到那里走走看看。

突然有一天，一伙中国人拥到那里，扛起了东西就往自己家里搬。开始时还是少数人，一看没有人管，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这个消息飞快地在全村传开了，人们好像一下子醒悟过来，像总动员似的倾巢而出，纷纷拥向那里，抢开了“洋落儿”（当时人们对洋货的称呼）。我记得，头天夜里下了场大雨，路上又泞又滑，人们全然不顾，男女老少像疯了一样往来奔跑，肩扛的，手提的，胸前抱着的，身子拖着的，一切能用上的地方都用上了，有的人家还把大车赶来了。人人身上都溅满了泥浆，有的人跌倒了，手里仍紧紧抱着抢来的东西，这一刻，人们都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限。那一年我九岁，也随着人流拥到那里看热闹。说看热闹，是因为那时年龄太小，还不知道哪些东西有用，反正只记得没有孩子们感兴趣的东

西，所以我至今仍说不清楚人们都拿了些什么东西。我只记得，在那里停了很多大小汽车，有一辆吉普车歪倒在水沟里，我用石头费了很大力气砸开了前面的两个车灯，拧下了两个小灯泡，又在方向盘那里拧下了一个什么东西。这时天又下起了雨，人却越来越多，周围十里八村的人都拥来了，抢势更加疯狂，人的喊叫声、雨声和东西的撞击声混成一片，好像郁结在人们心头的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一下子全爆发出来了。这时突然响起两声枪声，我吃惊地抬起头看一看周围，人们毫无反应。不知是谁把沥青点着了，滚滚的浓烟冲上天空，随风飘散。天上乌云飞驰，地下人头攒动，构成了特定时代的特有的一幕。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忘记那个场面。这种抢“洋落儿”，一直持续了三天。除了拿不走的，都被洗劫一空。后来听说，当时那个苏联红军就在场，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制止，是制止不了，还是没有命令？听说那两枪也是他开的，但不是朝人群，是朝天空放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政府在这一带开展了向国家献资材运动，老百姓抢来的“洋落儿”大都上缴了。我父亲抢了不少汽车轮胎，全部都上缴国家了。我的那两个吉普车灯泡，这时早已不知去向了。

很显然，是“大鼻子”赶跑了日本人而后占领了这个地方。听说不久又来了几个“大鼻子”。村子里几个胆子大的大孩子还经常跑去跟他们玩，跟他们要东西吃，有时“大鼻子”也给他们些糖果和饼干。他们说，“大鼻子”最生性，喝完酒，吃完东西两手就往裤子上蹭，裤子都是油渍麻花的。他们说，“大鼻子”最傻，好糊弄，只要拿点东西就能换他们的东西。后来有的人竟拿祭奠死人用的票子去买他们的东西，他们还很高兴。当他们用这种票子买中国人东西时，中国人不要，他们才知道上当了，转过来就狠狠地打中国人。我们感到“大鼻子”很怪，性情反复无常，捉摸不定。有一次，不知道他们纪念什么节日，找去了不少中国人凑热闹，他们用转盘枪打电线杆上的瓷瓶。听说后，我也去了，刚出村口，就听见嗒嗒的枪声，我突然感到子弹嗖嗖地向我射来，好像就打在了我旁边的地上，我急忙跳到沟里趴下了。枪声一停，我掉头就跑回家了，我心里骂着大鼻子真不是东西，竟开枪打小孩。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沾他们的边了。

过了不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天，“大鼻子”突然闯进村



金色夕阳
出版工程

里，手里提着棒子，呜哇乱叫，也不知要干什么。不一会儿，就见我爸爸满脸是血地走进院来，大家怔住了，一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原来我爸爸在东胡同里碰见了“大鼻子”，“大鼻子”叫唤了一阵子，我爸爸听不懂，就举起棒子向爸爸的头上打去。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来要鸡蛋的。更糟糕的是“大鼻子”见到女人就追，嘴里喊着“妈达木，哈拉少”，吓得女人们到处躲藏，有的跳进菜窖里，有的钻进菜园中，直闹得全村鸡飞狗跳。以后一听到“大鼻子”进村，人们就拼命东躲西藏，有的躲不及了，就抓把锅底灰抹在脸上。到后来，沸沸扬扬的传说就多了起来，其中不外乎是说“大鼻子”怎样骚扰，人们怎样用智慧去对付，尤其关于女人们的故事最多，大都是弱小的女子怎样制服了强悍的“大鼻子”一类传说，大长了女人们的志气。到这时，人们已经把“大鼻子”当成敌人看待了。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当人们知道那时来这里的“大鼻子”就是苏联红军的时候，人们的感情怎么也转不过来，尽管有人反复解释说那是白俄等等，但人们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都认为他们是把我们当成战败国了。弥漫在人们心中的这种阴影，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除。

狼 吃 人

在我的童年经历中，亲眼看见被狼吃过的人也许是最难忘的一件事。从亲历亲见的角度说，我是个幸运者。因为被狼吃了的人，是不可能再讲述他自己被狼吃的经过了，而听人家讲述狼吃人的事毕竟不是亲历亲见，即使讲得再逼真，也总有隔离感。我要讲述这件事也绝不是向人讨点快意，而是因为它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悲惨、最残酷的一幕。

那是在日本投降后不久，一切都还笼罩在黑暗年代留下的阴影之中，周围显得那么苍白，使人感到空气中仍然潜藏着躁动和不安。农民们的命运仍旧紧紧系在那块赖以生存的土地上，他们依然维系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千百年来的古训。这一年，他们把庄稼的颗粒收获回家以后，又回到田间，刨出地里的茬子，耙田整地，为来年的又一个循环做准备。

就在这个秋季的早晨，一件惊心动魄的惨剧发生了。

在我们这个村子里，有几个出了名的不务正业者，他们好吃懒做，或吸毒成瘾，或赌博成性、偷鸡摸狗、溜街串巷，村里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有个住在后街姓刘的，人称“二癞子”，是个地道的泼皮。他原本是个庄稼人，也曾干过一些农活，不知怎么，变得游手好闲起来，越走越邪，而且又臭又硬，后来竟有家不归了。人们为他变坏可惜，又恨他祸害乡邻。

一天早晨，太阳刚刚钻出地面，村里就哄嚷开了：“二癞子”被狼吃了！人们虽然恨他，但万万想不到会有这种事。多少年来，就说狼能吃人，但是谁也没有见过，人们自然都半信半疑。我是最早跑到后大坑沿的。大坑沿在村后街西头，往北往西都没有人家，是连片的庄稼地。“二



金色夕阳
出版工程

癞子”就是在那里被狼吃的。那里已经来了几个人，呆呆地站着，眼睛盯着地上的什么东西。我挤进前面，看见一张草席苦在那里，上面沾着许多血迹。掀开草席，原来是一个人伏卧在地，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就是二癞子。只见他前身伏地，后身撅起，腹部被掏开，肠子流在地上，臀部和大腿的肌肉大都被吃掉，脸部着地，后脑被撕开许多一寸多长的大口子。再看地上，留有厮打搏斗的痕迹，不远处的白墙上，溅满了一大片血迹。实在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惨的场面，甚至连想象都难以想象，直到今天想起来，也还是要做噩梦的。

这时，东边的太阳刚刚出来。人也越聚越多了，听目击者说，他们一大早就到地里打茬子，后来听到有人喊叫的声音，他们影影绰绰看见大坑沿那边好像有狗在咬人，就喊叫了一阵子，见那狗慢慢走了，就继续干活了，谁知那是条狼。这时不知谁把前街打猎的叫来了，可是早已无济于事了。原来，二癞子早就回家住了。这天晚上，他睡在了老谢家后院的柴火垛里。这后院有一堵高墙围着，旁边还有一矮墙可跳出跳进。这高墙是用白石头加白灰勾缝砌起来的。据说（以下推断的成分很大），一大早，二癞子跳出墙外靠着白墙拉屎，就见一条狗走了过来。狗吃屎在农村是常见的事，所以他没有起一点疑心。后来越看越不像狗，他发毛了，提起裤子就沿墙往回走，刚要翻墙，狼跳起来用前爪抓住了他的双肩，开始了人与兽的生死搏斗。按理说，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面对再凶猛的野兽，也能抵挡一阵子，不会被轻易咬死吃掉。但是，由于二癞子过的不是正常的生活，身体自然不会好，加上前一天又饿又冷，而导致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可以看出，二癞子和狼也进行了拼死的搏斗，白墙上的血迹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事后，有人说，那不是狼，是日本人的狼狗。这些狼狗平时吃惯了中国人的肉和血，小日本投降了，又把它放出来，继续祸害中国人。这种说法听起来不无道理，而且符合当时的形势，但没有得到证实。

从此，关于狼的传说越来越多，越说越玄，一时使周围一带笼罩着极大的恐怖气氛。至于那个二癞子，在人们唏嘘了一阵子之后，很快就被淡忘了。

拉 锯

今天才知道，国际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次大战接近尾声。当时是美国在广岛、长崎扔了原子弹，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占领并接收了东北地区。就我的家乡来看，后来是八路军接管了苏联的占领。

那时我已经十来岁了。大约是冬季的一天，村里突然来了一支队伍，人数不多，他们穿着灰黑色的棉衣，又肥又大，很不合体，脚上穿着布鞋，扛着三八大盖枪，据说是八路军。这里的人们过去只听说有个八路军，但谁也没有见过，这时一看，原来八路军就是这个样子，未免有些不以为然，心想，这样的队伍能成“气候”吗？但是这支队伍在另一方面却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都分住在老百姓家里，放下行李，就给老百姓挑水，扫院子，跟老乡问寒问暖，态度和蔼可亲。没用多久，军队和老百姓就混熟了，消除了戒备心理。在村西的一家，住着几个穿黄料子军服的，但这些服装并不是后来军队的那种统一着装，这些穿着只是表明了他们的干部（军官）身份。这些人更和气，他们对待小孩子也一样热情。那时，我经常到他们那里去玩，听他们讲一些革命故事，还讲一些笑话，这些都深深吸引了我。有一次，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要我跟他们走，我还真认真了。当然家里不同意。过了一段时间，队伍开拔了，以后再没有音信。说实在的，直到今天，我仍然怀念他们。从此以后，日子似乎平静下来了。

但好景不长。1946年的一天，村西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枪声好



金色夕阳
出版工程

像是晴天霹雳，使村里人一下子惊呆了，慌乱中相互打听着，但谁也说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爸爸不在家，我和妈妈还有邻屋的婶婶们一时都不知该怎么办。这时，西边的枪声像爆豆一样响得更加激烈了，间或还有南山上传来的稀落的枪声。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到下屋去”，人们来不及思索就跑到东西厢房的炕沿底下躲起来了。枪声足足响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停了下来，但我们谁都没敢动，直到听见外面有了说话声，才敢出来。第二天才知道，中央军（国民党军）打过来了，他们已经占领了大石桥，昨天又占领了砾石山。

从这时候起，国民党军占据了村北的砾石山，八路军占据了村南的南山，我们的村子夹在中间，形成了两军的对峙，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拉锯战。

村北的砾石山是一座石头山。山上毛草不生，裸露着白色石头。山不高，呈东西狭长走向。但靠近哈大公路，居高临下，可以扼制南北通道。山南边是砾石山村，山西边是桥台铺村。国民党军占据不久，就在山的东西半坡各修了一座碉堡。从南面看去，就像两个耳朵。修碉堡，是国民党军惯用的做法，它是以守地为上，所以认为碉堡是可靠的防御设施。今天，我们乘火车从沈阳到山海关沿线，仍然可以看到当年国民党军留下的大大小小的碉堡群，而且这些碉堡都是用高标号的水泥加钢筋建成的，当然它们并没有挽救国民党败亡的命运。

八路军据守的南山是一座不高的土山，山上有草无树，只在沟岔处长些矮小的灌木丛。从资源角度看，这座山的可利用价值并不大。从军事角度看，无险可守，其战略意义也只是可扼制哈大公路。这只是起个观察哨的作用，不便于大部队驻扎和运动。当时的八路军并没有把南山作为坚守的据点，或来或去，行踪不定。南北山双方都没有投入大股部队，这里是辽南地区双方军事对峙的分界线。

我们的村子坐落在两山之间，近百户人家呈东西分布，靠近南山。由于局势纷纭无常，这里还没有建立起固定的政权组织。所以，村里有个大事小情，大都是请头面人物出来帮助协调。现在的局面就更复杂难办了，一会儿是八路军来，一会儿是国民党军来；有时国民党军来说自己是八路军，有时八路军来说自己是国民党军，弄不好就有掉脑袋的危险。但是为

了应付这种局面，又不能没有个主人，所以八路军就找了个可靠的人当村长，国民党军也找了个可靠的人当保长。我们村双方找的恰好是一个人，事情好像简单了，但这个人就得有两副面孔，而且要机灵，善于应付。那时的事情多是双方各自窥探对方的情况，再就是筹钱、筹粮、筹物。比较起来，国民党军的扰民更让人切齿。正规军很少到村里来，就是那些杂牌军保安队一些家伙常来骚扰。有个外号叫曲大眼的谍报队员，常来村里肥吃肥喝，调戏妇女。东街有个大姑娘不从，他竟把没有拉弦的手榴弹扔到人家院子里去吓唬人。出了这种事，主人就得出来斡旋。我不记得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了，听说干得不赖，他没有死心塌地跟定一方，也就没有遭到什么不测。因为局势举棋难定，人们即使内心有倾向性，但也都有两手准备。老百姓都是遇事少沾边，少管闲事，求得相安无事为上。

但是，愿望归愿望。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就由不得你怎么想了。多年以来，中国的老百姓始终生活在苦难贫穷之中，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们只求得能够过个平静的日子，仅这一点也没有如愿。我的家乡也是这样。国共双方对峙不久，人们的这种侥幸心理就被打破了。双方开始不断接火，有时双方在各自的山头对射，枪炮声响成一片，我们的村子夹在中间，老百姓只好躲在家里，听天由命。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一颗国民党军的炮弹（八路军当时没有炮）竟落到村里爆炸了，后街的一个人被炸死了。有时八路军来到村里，以村为据点向北山射击，国民党军还击，村子就成了攻击的目标，好在村里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的，成了天然的掩体。但有时国民党军来村里，向南山打枪，山上一还击，村里可就难免要遭厄运了。有一次，双方突然交上了火，村里的人们急忙躲藏。东屋大婶的小儿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在噼噼啪啪的枪声中，大婶站在屋中间大声喊叫着，这时突然一颗流弹打了进来，擦过大婶的耳旁，折进里屋钻进衣柜里。枪声停后，打开衣柜一看，子弹又钻进衣柜中的花匣子里。多年以后，人们还在不断讲述这件险事，感叹大婶的命大。在那个年月里，类似这种事情在村子里是经常发生的。

开始时人们听到枪炮声紧张得不得了，久而久之也就不太在乎了，要命的事到底还是个别的少数。所以，后来再听到枪声，一些胆大的人就出